



散文

远去的造纸厂

□ 张文睿

我在南城白纸坊小学，念过六年书。

那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。当时的学校，分一小和二小。二小在北面，一小在南边，中间隔了一堵墙。我在二小。

校址原来是个寺院，叫崇效寺。清末民初时，以养黑牡丹闻名京城。学校是标准的庭院式建筑，古树参天，最具代表性的建筑，是如今保存下来的藏经阁。二小西院有个操场，比一个规范的足球场，小一些。（一小的操场，比二小的操场还要大一倍。）那是我们踢足球的乐园。

经常发生的是，一小的球，飞到二小来了，二小的球，飞到一小去了。再有嘛，就是足球朝西边飞，墙那边，就是白纸坊造纸五厂。

白纸坊这地界儿，元朝时就是手工造纸作坊的集中地。到了清末民初，造纸作坊星罗棋布，规模多为一家一户，生产的纸，主要为质地粗糙的非文化用纸，

俗称“豆纸”，多用作手纸。也生产包装纸、糊墙纸、顶棚纸等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白纸坊地区的造纸作坊实行公私合营，成立了白纸坊手工合作社，陆续开始使用机器生产纸张，后更名为集体所有制的造纸厂。

造纸五厂，是其中的一家。我去过多次，翻过墙，找我们的足球。有时候，刚要爬墙，厂里干活儿的工人，就把球甩回来了。

墙那边堆放的全是破纸烂报，成包成捆，码放得像小山。有的同学，翻过去找球，索性先把球踢过墙，然后，在那里待会，翻翻。大多能翻出几本旧的小人书。

文革来了，抄家抄出来的书，特别是那些民国时期的旧书，除了红卫兵烧了的，大多拉进了造纸厂，多得吓人。我有一位姓赵的同班同学，他家就住白纸坊造纸胡同，他在造纸厂破书烂报堆里，翻出过齐白石的画

儿。加上别的画家画的，一共十多张，真伪不详。

八十年代初，我在一家企业的机关印刷厂，工作过一段光景。地址在白纸坊地区的枣林街。隔些日子，我们都要奔一趟造纸厂。单位里印文件与资料，装订后裁的纸边儿，一两个月就塞满了十几个麻袋，就往造纸五厂送。纸厂最喜欢我们的碎纸条子，干净，论斤讲价时，不计较。

当年，在白纸坊地区诸多的造纸厂之中，第七造纸厂，生产规模是全市最大的。后因扩大再生产，就搬到通州小圣庙。改名为北京市第七造纸厂。在原址建起“北方大厦”写字楼。这地界儿，如今位于枣林前街西口，西二环路护城河东侧。

白纸坊造纸五厂也已消逝了多年了。原址上盖了一片六层的居民楼，那些楼是八十年代中期盖的，至今也近三十年了。

多说一句，我们白纸坊小

学，一小、二小，合成了一个学校，原来那两个大操场，缩水若干，也盖上了居民楼房。

时光在流逝，真应了那句话，变化本身，是永远不变的真理。

补记：我一直对手工造纸作坊的工艺，有点儿兴趣。头些日子，看了点材料，稍微明白了一点：

先将水泡过的原料，在石制容器里，用木槌捣烂。然后放入一个铺有白粗布、荆条编成的筛子里，反复搓揉。再提井水冲洗，压出部分水即得湿料。

湿料放到抄纸用的地池里，调成一定稠度，用形似帘子的筛子抄纸，一张一张地抄在一起。

最后一道工序是，用小推车把抄好的纸坯子，运到晒纸墙，用毛刷一张一张地贴在晒纸墙上，自然风干后得到成品。

眼下，安徽那一带，制作手工宣纸时，部分过程与此类似。



散文诗

五月赞歌 (外一章)

□ 聂难



最美人间五月天，五月的风柔和而抒情，五月的雨细腻而甘甜，五月的花绚丽而芬芳，五月的树苍翠而郁郁。走进五月，仿佛走进梦寐以求的天堂；走进五月，仿佛走进瑰丽神奇的仙境。

五月，每一个劳动者都高唱起昂扬向上的曲子，亮出结实的臂膀抡起锄头，在大地上挖掘生活的黄金，那如雨汗水像一枚枚闪烁的音符，从黝黑光滑的脸颊纷纷滚下。

五月，每一个青年都激情澎湃地朗诵青春真好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环，心中盛满甜蜜的汁液，血液里沸腾着青春的骄傲。

五月，每一株鲜艳的康乃馨都诠释着对母爱的赞美和歌颂，每一缕花瓣的芳香都犹如母爱般醉人心怀，母亲在五月如此美丽，如此动人。

五月是节日集结的月份，五月是歌声的海洋。劳动者是五月的主人，青年人是五月的花海，感恩母爱是五月的主题。

赞美劳动，赞美青春，赞美母亲，赞美五月，赞美普天下一切美好的事物！

感恩母亲

祖国给我和平安宁和谐美好的环境，让我在理想的航线上扬帆远航，在生活的道路上眉开眼笑；而母亲给我宝贵的生命，让我能够沐浴着祖国的光辉茁壮成长，享受着阳光的恩惠在生命的旅程中一直远行。感恩母亲，感恩母爱，感谢母亲为我所有的点点滴滴。

母爱是一支歌，时时刻刻在我的心头唱响，在我失落的时候给我捎来信心，在我彷徨的时候为我送来曙光，在我骄傲的时候向我警示；

母爱是一条河，年年岁岁在我的心间流淌，岁岁年年滋润我干涸的心田，时时处处洗濯我心灵的污垢，日日夜夜伴随我走向远方；

母爱是一本书，封面是母亲那被烈日烤得黝黑的脸，扉页是母亲教我做人做事的至理名言，内容是母亲以汗水为墨农具为笔认认真真地写在大地上的庄稼，封底却是母亲斑白的双鬓和银丝。

感恩母亲，感谢母亲一生永不停歇地为我付出的一切；感恩母爱，感谢母亲一生用大写的爱教会我做人的事。



母亲礼赞 (外一首)

□ 琳瑶

静下心来梳理记忆的脉络
那些被母亲搀扶着走过的日子

在我心间永远流淌作一股暖流
汹涌着浓烈而纯美的爱

三十多年，只在弹指一挥间
你始终当我为风筝一只
把思念的线紧紧攥在怀里
把焦虑的目光紧紧锁住我

岁月的风沙模糊了你的眼眸
生活的重担压得你浑身是病
没有怨言不喊疼痛，你无坚不摧

为了儿女，你隐忍着一切屈辱

如果用一首诗就能将你颂扬
我愿用尽世间最美的词为你而歌

如果有一孔笛可以唤回你的青春

我愿用最轻柔的声音为你而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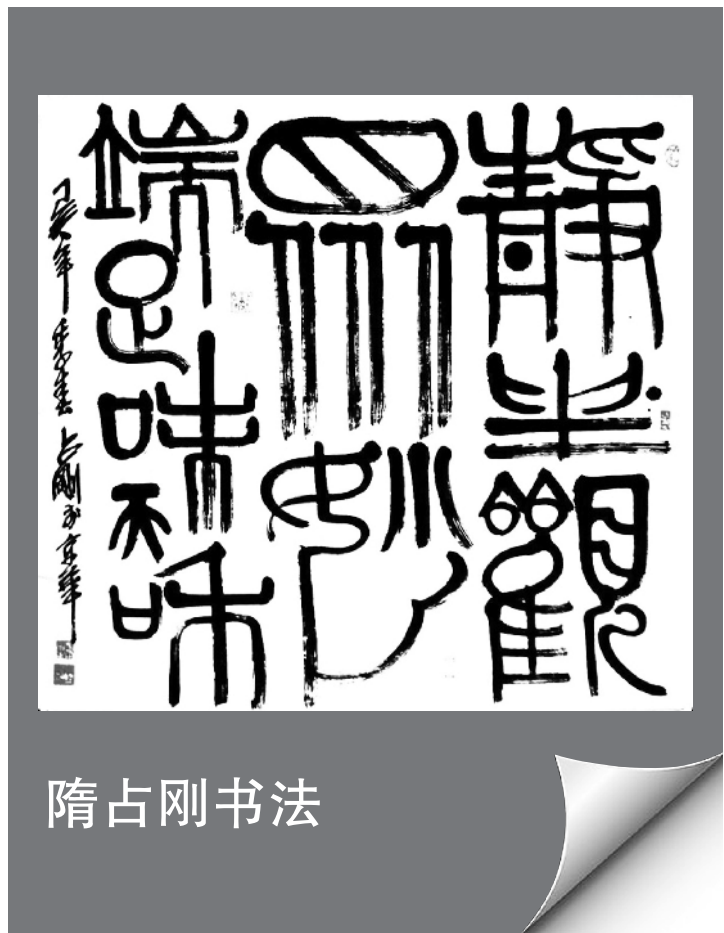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节

当春天的清风悠然拂过
立夏的手鼓就插入了
母亲节上的韵律
喜庆的太阳探出头来

这是全世界的母亲
所有伟大的母亲的节日
谁都不能剥夺和忽视
母亲们独有的权力

愿天下的母亲们
卸下心头的重负
和手中沉重的农具
轻轻松松过个节日

祝福你们，伟大的母亲
在未来的日子里
健康每一天，快乐每一天
美丽每一天，幸福每一天



隋占刚书法

说这话是二十多年前的事。中学校长集体进修本科学历，C教授教心理学课，兼班主任。他身材不高，貌不惊人，但思维独到，言辞犀利，常出惊人语，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。

一次是在开学典礼上。C教授主持，全市（那时叫地区）八县100多位中学校长坐在大礼堂里，主席台就坐的有院长、副院长，分管局长。分管专员（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）坐在正中间。

典礼开始，先由领导讲话。专员讲了局长讲，局长讲了院长讲，人人讲，无非是祝贺之类。无一例外的是每个人发言开头都说“没什么准备”，套话。让人听得好笑。

领导们都忙，讲完后纷纷离

席，典礼结束。下边由班主任C教授讲话，安排班级工作。他张口带气：“没准备的人讲完了，我这个有准备的讲两句。”有意把两个“准备”加了重音。

语出惊人，全场唏嘘。C教授很气愤：“全地区中学校长都到了，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准备啊？太不重视了吧？不准备来干什么？虚伪！”全场响起一片笑声，校长们有的惊奇，有的赞叹，都说他是一个敢讲真话、值得信赖的人。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校长悄声对我说：“听说C教授很有能力，上级早就想让他当院

□ 李民增

长，就一直没当上。这样看，不奇怪。”

校长们多数年龄偏大，阅历比较丰富，有的学历也不低，不愿听老师照本宣科，消磨时间，常常有事外出，上课满员的时候少。只有C教授上课，座无虚席，都认真听，聚精会神，时而发出会心的笑声。

一次他在课堂上给大家讲：“你们都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，相信群众是对的，但处理具体事，要把部下视为恶。”校长们都不解地皱起了眉头。我以为他讲错了，因为我们一向把“相信

C教授

群众，依靠群众”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，他怎么让我们“把部下视为恶”呢？当然，他说的“恶”，不是凶恶，而是“善恶”的“恶”，就是品质不好。岂非谬论乎？

见学员们都不理解，他举例说：“比如给老师们分东西，只有把老师们都看成自私的，你才能分配合理。如果把大家都当成雷锋，多少不在乎，随便一分，就可能影响群众的情绪，甚至造成矛盾，把好事办成坏事。”我才恍然大悟。其他校长也纷纷点头认同。



小说